

中國的魯登道夫

蕭毅肅名揚國際

(一)

● 蕭祖惠 (大陸作家)

巨大貢獻鮮為人知

編輯先生：我是一個中外雜誌的忠實讀者，近日看到貴刊（中外雜誌）民國十八年二月號、三月號及四月號中，載有蕭慧麟先生的『蕭毅肅上將軼事』，使我想起了蕭慧麟文中遺漏了的許多有關蕭毅肅上將的事跡。這些事跡都是蕭上將對國家所作的巨大貢獻而鮮為人知者，遺漏了至為可惜。

也許蕭慧麟先生當年年紀幼小記憶不全，而本人在對日抗戰時期追隨蕭上將有年，對蕭上將事跡知之甚詳，亟願貴刊予以披露，以表示本人對蕭上將的敬仰與感念。

淞滬會戰風雲變色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中國對日抗戰軍興，蕭毅肅將軍任職陸第四十三軍參謀長，因郭汝棟軍長臥病，而奉命以參謀長代理軍長，親率四十三軍所屬第二十六師（師長劉雨卿後來曾任重慶警備司令、國民大會代表，在台北逝世。）及軍直屬部隊，趕往上海參加淞滬會戰。於十月十八日甫抵上海，立即奉令投入戰場，接替李鐵軍的第一師，防守上海大場。

大場位於上海市西北，地位十分重要。就當時的戰鬥形勢而論，大場為上海北部防線廟行、江灣等地之屏障。大場能否固守，關係整個戰局至大，所以在接防命令中曾明言大場必須「死守」三天。顯然中央必須有此三日，才能重新完成有關部署。

三天後，上級沒有指示，接防部隊不

見蹤影，亦無援軍到來，而日方反而精銳大至。其勢不能放棄，唯有繼續浴血堅苦奮戰，成功地擋住了優勢日軍的飛機、大炮和坦克達七晝夜，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夜過後，接防部隊（第十八師）才來。那時，第四十三軍人員陣亡已近百分之九十，中低級幹部幾乎全部犧牲。

浴血奮戰戰績輝煌

第四十三軍（二十六師）當時的戰鬥情形，雷獻和所著「血濺浦江——淞滬會戰寫實」，有如下記載：

「『八一三』淞滬戰場，全國共投入七十多個師。來自貴州的第二十六師戰績名列第五。這個師裝備極差，一個步兵連只有三挺機槍，五十多支漢陽造步槍，而且殘缺不全，有的槍膛裏沒有來復線，有

的用麻繩繫著機柄。而日軍有飛機、大炮、坦克緊密配合，戰鬥進行得十分殘酷。許多貴州籍的戰士倒下來，有的樹枝上都掛著殘肢斷臂，有時甚至用戰友的屍體堆成掩體作戰。但戰士們士氣十分旺盛，有的戰士爲了炸毀敵人的坦克，拿著手榴彈與日軍坦克同歸於盡。軍士劉芳說『寧願犧牲在戰場，也決不下火線！』一位姓柯的營長，子彈打完了，就用大刀殺敵，直至壯烈犧牲。

「第二十六師血戰七晝夜，全師換防後清點，僅剩下六百人：」。

【註】陸軍第四十三軍是由鄂東調來的川軍，不是貴州部隊。

接防的第十八師早已是疲憊之師，實在擋不住精銳日軍的優勢軍力，只打了一天不到，在十月二十五日下午，大場就丟了。師長朱耀華知道事態嚴重，在向西撤退的途中舉槍自盡。蔣委員長念其尚有氣節，下令免究失土之過，視同陣亡撫恤。

大場的失守，使廟行、江灣和閘北的守軍（八十七師、三十六師和八十八師）失掉了屏障。這三個師是淞滬會戰的首義部隊，就奉令撤退到蘇州河南岸，在蘆藻濱和走馬塘之間的部隊全部受到牽連，也

都退到了京滬鐵路和蘇州河的南岸，如此一來，主要陣地盡失，不久，上海也就淪陷了。

協防湖口戰志高昂

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，蕭將軍率領的第四十三軍（第二十六師）達成任務後，在前往杭州整補途中，還再奉令於十一月六日，在松江協防友軍，抵抗由金山衛登陸的日軍，以致全軍犧牲殆盡。

次年（一九三八）春夏之交，四十三軍才開回原駐地（在漢口附近）不久，六月中旬，蕭將軍又奉令以副軍長代理軍長身分，率部協防湖口。

那時，日軍已佔領南京、徐州，正沿長江南北分三路西進，直指武漢。

四十三軍雖然只有四千多新兵，械彈亦極感缺乏，直到出發前五天才獲得撥發。爲了捍衛國家，在蕭毅肅將軍及劉雨卿師長鼓舞下，全軍上下無不戰志高昂勇赴沙場。

當時沿長江地區的最高指揮官是江防總司令劉興將軍。防守湖口一帶的實際指揮官，卻是第十七軍團長（兼第七十三軍軍長）王東原，第四十三軍受王東原指揮

屏障友軍甘願犧牲

奮戰中，蕭毅肅將軍受命率部與第七十三軍會合。那時四十三軍只剩下僅約一團人的兵力，經慘烈衝殺，按時到達會合地點，卻陷入日軍包圍。待突圍出來，全軍只剩兩百多人了。爲了屏障友軍，遂被困於石鐘山上。

蕭將軍鑑於當時情勢，實不忍心讓一些文職人員，和當時被認爲是技術人員的人，和受傷不能戰鬥的人員（包括團長劉穎悟）也跟著犧牲，就要他們趁黑夜，乘那僅有的兩條小船離去，不料竟無一人肯走。經過開導，告訴他們同生共死固然義氣，但於事無補，反而替國家增加冤魂。假如他們有人幸得不死，求得援軍，豈不可爲留此之人增加一分生機，然後下令將仍然堅持不肯離去的幾人強行押上小船。把那些人送走後，四十三軍後路已然全斷。留下的人更堅定了殺敵成仁，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，堅決死守石鐘山。又一天，山上只剩下二十人左右，天幸日方不知我軍虛實，大概攻山傷亡頗大，再說一座石鐘山，也礙不了他們另外南北兩路的

大軍攻勢，而改用大炮日夜轟擊。

至此，蕭毅肅將軍心中明白，知道全體成仁的時間已經不遠了，乃下令焚燬電碼密本及一切文件，並與劉雨卿師長相商，各人佩槍只裝一顆子彈，準備在最後一刻自盡。因為到那時已經事無可為，多裝子彈必有殺敵之心，戰鬥中如果受傷，就有被俘的可能。身為中國的軍人，尤其是部隊長，當然不能被俘，唯一的選擇就是自殺成仁。

就在這晚，忽然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呼喚「先生」（蕭將軍的勤務兵對他的稱呼），和「蕭副軍長、劉師長」，見面後是先前被遣走的勤務兵謝家錦帶了一個連長來。那連長說：「劉總司令得到王軍團長的報告，說副軍長已經陣亡。現在又聽脫險回來的人說，副軍長仍然困守在石鐘山上，就急忙選了我們這些熟習地形的，由脫險的人帶領，繞道前來營救副軍長」，並出示命令。

至此，蕭將軍乃下令撤退，隨那連長下山。

可是蕭將軍及劉師長陣亡的消息已經發布，無法追回，所以重慶的報紙還是登了出來。

獻策中樞層峰倚重

湖口之役以後，蕭毅肅將軍奉調為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，派在參謀總長辦公室服務。其時，奉何應欽總長之命，起草他在即將召開的全國軍事會議中的報告書。

蕭將軍在此之前短短一年中，親身經歷了淞滬會戰和湖口防衛戰，深深了解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艱難困苦。除了裝備遠不如日軍同級部隊外，兵員素質和部隊番號也是虛有其表，而且上級長官兼任下級部隊指揮官者比比皆是，紊亂了軍隊的指揮系統。

當時全國的抗日口號，是以「血肉長城」來抵擋日軍的飛機大炮，例如當年幾乎人人會唱的義勇軍進行曲中就有「……把我們的血肉，築成我們新的長城……」。

名女歌唱家郎毓秀的杯酒高歌中也有「……不怕敵人炮火兇猛，拿我們血肉築長城。救國軍，鐵是心，用那鮮血灌回民族魂；救國軍，鐵是心，用那赤手與那槍炮拼……」。蕭將軍認為身在部隊時

，當然要酒熱血、拋頭顱來保衛國家。但既到了國軍最高軍事機關，而且有機會參與決策，就不能苟同那種竭澤而漁、殺雞

取卵的作法，也不能不考慮國家長期抗戰的持久能力。

高瞻遠矚傑出將才

因此，蕭毅肅將軍就藉此機會，向何應欽總長提出兩項影響深遠的戰略性原則建議：一、短期內對日軍以牽制其進展為主，避免決戰，以空間換取時間。二、急速建立第二線部隊（即預備部隊），使第一線部隊隨時可以得到已完成基本訓練的兵員補充。此一新觀念獲得何應欽總長的贊同，並向蔣中正委員長報告後，指示蕭將軍將此新觀念作為他軍事報告的重點。

何應欽將軍在軍事會議中宣讀了那篇軍事報告後，贏得了滿堂彩聲，蔣委員長並立即下令採納實施。因此之故，才使抗戰能在艱苦中撐持下去，並為美國軍事史學家所稱道。

出閩之虎蓄勢待發

蕭毅肅將軍雖然是在一九四三（民國三十二年）年十月十九日，正式受命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司令部參謀長，但事實上已早於陳誠將軍受命為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後，於同年四月十五日直接向蔣委員

長從何應欽總長手裡把蕭將軍硬要過去。本來說是借調三個月，何應欽要不回來，終於變成正式任命。陳長官因病離去後，由衛立煌將軍繼任。因蕭將軍從不過問人事和財務，而專心於與作戰有關的一切，所以他的直接長官，都對他信任有加，衛立煌長官也一樣。

關於作戰的事，衛立煌不但完全放手讓蕭毅肅將軍做決定，並還授以全權直接指揮。不但配合我方的美軍，有事只找蕭將軍，連蔣委員長對遠征軍的命令或指示，也常常是對司令長官和蕭將軍兩人同時說話，衛立煌也從未吃過醋。儘管如此，蕭將軍卻嚴守主官與幕僚長的分際，從不逾越。

在作戰指揮方面，除了緊急情況外，所有的決定就是肯定知道衛立煌長官一定同意，也無一不是事先獲得長官首肯後才下令執行。前線的狀況和命令執行的情形，也無不適時向衛立煌報告，使衛長官對全般狀況完全了然於胸。

臨危授命軍令如山

蕭毅肅在遠征軍的最大的困難，不在和日軍打仗，而是如何使那些被寵壞了的

驕兵悍將聽從命令。當時的情形，軍隊似乎就是部隊長自己的本錢，所以大家都想保存實力，甚至連最高當局也不例外。當蕭毅肅要下令攻擊時，擔任第一線的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將軍，就稱病住到醫院去了。

第二線是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團軍，他更糟。同是集團軍總司令，他有三個軍（八個師）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人，霍揆彰才兩個軍（四個師），四萬八千零九十人。宋希濂仗著蔣委員長的寵信，硬是不肯就戰鬥位置，以致美方提出要求，請蔣委員長在遠征軍內，新成立一個任務編組的攻擊軍，由蕭將軍兼任攻擊軍司令，暫時取代宋希濂，至此宋希濂才被迫就範。

只要宋希濂一到前線，長官部就有麻煩。他打電話來，不是要求增援，就是要求撤退。

有一回，宋希濂又要求撤退，蕭毅肅當然不准。宋希濂就在電話中大叫：「敵人距我只有四公里了，我沒見過你這樣兇的參謀長」，蕭毅肅非常生氣，也在電話上大吼說：「四公里你就怕了？你的兵都像你那不都跑光了，還打甚麼仗？你如果不聽長官部的命令，我就拿軍法辦你。」

不准撤退，他還是頂住了。

驕兵悍將現出原形

最後宋希濂還是因為領導能力不足，為美方強烈不滿要求撤換。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宋希濂自己，在攻擊龍陵時謊報軍情，使蔣中正委員長在同盟國的追問下下不了台，又對龍陵久攻不克，還持寵去找不在遠征軍編制內的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的麻煩，不想踢到鋼板上，被蔣委員長見怪，再加上羅斯福九月十六日密電（由史迪威九月二十日面交蔣委員長）的刺激，才被調去重慶受訓因而失去兵權。但宋希濂卻把這一筆帳算在蕭將軍頭上，記恨在心。

對於宋希濂，美國陸軍二次大戰中印緬戰區正式戰史（中冊）就有如下記載：「敵人小斥候部隊攻擊，他就要退。他在當地佈置了二十一個營的兵力，卻只動用九個營。日軍一千五百人竟能擊退一萬人的中國『有力部隊』，實屬不可思議。美軍連絡人員一再查問何以旨在防守龍陵的一支日軍小部隊，竟能把中國的第十一集團軍打得一退再退？得到的答覆，每次都是禮貌而詭譎的一笑而已」。（未完待續）